

如果穆沙拉夫顺应时势，接受自己开始逐步走向弱势的现实，最终他也许会体面地解甲归田，巴基斯坦则会顺利地过渡到完全的文官统治。相反，如果穆氏继续依靠军队逆势而动，其统治势必最终难以维持长久。

## 穆沙拉夫和巴基斯坦危局

◎ 储昭根

在巴基斯坦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对立严重、安全形势也日趋恶化的大背景下，尽管现年64岁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11月29日终于以非军人身份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统，但总的来说，穆沙拉夫已是四面楚歌，执政基础分崩离析。

### 大法官停职：穆氏与世俗精英的决裂

穆将军于1999年10月12日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谢里夫领导的民选政府。尽管穆沙拉夫上台时，人们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反对之声就接纳了他，但他发动的政变再次中断了巴基斯坦自贝·布托开始蹒跚起步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巴最高法院2000年5月曾承认穆氏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但穆氏并没有按法院裁决在3年内重建巴的民主制度。但巴基斯坦国民并没有忘记在叶海亚·汗等军人政权统治下的生活，他们渴望一个民主、自由与开放的社会，对政变的厌恶可想而知。

维护和推进巴基斯坦民主的基本力量主要是中产阶级，职业主要是新闻媒体工作者与律师等。在今年3月的大法官停职事件后，他们彻底走上了与穆氏对抗的道路。

首席大法官乔杜里在1999年政变后一向被视为亲穆人士，但今年3月9日，穆沙拉夫宣布暂停乔杜里首席大法官职务，原因是他受到“滥用职权”为儿子在警察局谋得高位等多项投诉和指控。这一行动被巴基斯坦和国际媒体解释为穆沙拉夫为“穿军装”连任总统清除障碍、整肃政敌而不顾司法独立的举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斗争逐渐恶化，为街头暴力，巴各地律师、反对党趁机在各



11月29日，刚刚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的穆沙拉夫以平民身份宣誓就任新一届巴基斯坦总统

主要城市组织规模空前的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上百万，穆氏在国内的支持率不断下降。

5月13日，大法官的支持者和总统的支持者在卡拉奇爆发大规模冲突，最终导致约4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40辆轿车被焚烧，酿成了穆沙拉夫执政8年来最大规模的街头冲突血案。

巴最高法院7月20日对乔杜里案进行了裁决，决定恢复乔杜里首席大法官职务，同时推翻了关于乔杜里滥用职权的指控。据称，这是巴基斯坦60年来首次裁决文官在与军事领导人的对决中胜诉。舆论认为这一决定是对穆沙拉夫的沉重打击并成为其执政以来最大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大法官停职事件上的激烈对抗，从相当程度

上标志了穆氏与世俗精英的彻底决裂。

### 红色清真寺危机:穆氏与激进势力的破裂

红色清真寺是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东南方向的一座清真寺,因其部分外墙被漆成红色而得名。该寺1992年由当时在巴宗教界颇有名望的大毛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创建。阿卜杜拉1998年被不明身份枪手暗杀,其墓地就在该清真寺的围墙边。红色清真寺后来由他的两个儿子阿齐兹和加齐掌管。

去年以来,阿齐兹和红色清真寺的发展却逐渐失控,阿齐兹崛起成为巴非部落地区亲塔利班势力的领导人物,并且开始发动圣战以反对穆沙拉夫及其与美国的反恐合作。阿齐兹试图在伊斯兰堡强力推动伊斯兰法律,建立塔利班式统治,并不断强占公共用地以建造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他还在下属男校和女校分别组建非法武装,为其违法行为提供保护。

巴政府先前对红色清真寺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年初,伊斯兰堡当局因市政建设需要拆毁6座在未经批准的土地上修建的清真寺,红色清真寺下属女子宗教学校的学生随后占领了一所儿童图书馆,要求当局重建被拆毁的清真寺。红色清真寺自此与当局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对抗。

6月23日,30名激进的宗教学生闯入伊斯兰堡一间按摩中心并掳走9人,其中包括6名中国妇女及1名中国男子,使事件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多次劝说自首和放弃抵抗无效后,巴政府开始在红色清真寺周围部署准军事部队。在劝降失败后,巴政府在7月10日凌晨出动军队攻占了被武装分子控制的红色清真寺,活捉教长阿齐兹,击毙激进分子首领加齐,双方数10天的紧张对峙终于在血腥中落幕。穆氏除了“血洗”红色清真寺,还撕毁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与南、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达成的自治协议,迫使宗教极端势力与其不共戴天。

实际上,在穆氏下令冲进红色清真寺、杀死超过100人之前,他与美国的反恐合作就早已致命地削弱了他与巴基斯坦宗教保守势力的政治联盟。尽管巴政府攻打红色清真寺得到了美国等国际社会及巴大多数温和派人士的支持,但疏远了巴国内的宗教组织。在巴基斯坦保守的西北边界省,穆

沙拉夫甚至已经建议他的士兵不要在公共场合身着军装了。更大的风险在于,穆氏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中仍有一部分人同情极端分子,其反对激进分子的立场可能会加剧军队和情报机构的分裂,使穆氏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失去它们的支持。所以红色清真寺危机可以视为巴国内极端势力与穆沙拉夫矛盾总爆发的最具体的例证。

### 反恐不力,美国也想换人?

2001年的9·11事件被穆沙拉夫形容为“晴空一道霹雳”。其后,穆氏不顾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作出了两个关系巴基斯坦生死存亡的重大决定:一是全力配合美国反恐;二是与一直得到巴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已成众矢之的的塔利班彻底一刀两断。穆沙拉夫在关键时刻对塔利班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此后,美国政府将巴基斯坦视为反恐战争最亲密的盟友。

随着反恐进程的深入,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大了对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打击力度,还对国内那些煽动暴力和宣扬仇恨的宗教学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巴甚至派军深入到巴阿边境部落地区,这在以往的历史中是很难想象的。巴部族是全世界最大的部族,有3000万人之多,当年英国殖民者对这些部落也退让三分。更何况,巴与阿富汗之间目前的国界——“杜兰线”,如同中印之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毫无历史和民族分布根据,而是在1893年由英国殖民官员杜兰任意划定,硬生生地将同一个普什图族分成两个国家的公民。对绝大多数普什图族而言,这一边界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而且边境每天过往的人数超过两万,想识别谁是塔利班几乎不可能。所以前将军马素德认为,穆沙拉夫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塔利班的发展,但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它。因为塔利班在边境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可是,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不满日渐增加。有官员私下批评巴方“追剿基地残余出工不出力”,美国7月份公布了由美国16个情报部门编纂的《国家情报评估》,明确指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区已经变成基地组织的避难所。

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是在印度独立时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家园创建的。

如果他们觉得伊斯兰教受到攻击,巴人很快就会愤怒起来。可毕竟,目前巴的大部分地方还不是圣战者的营地。在2002年选举中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只赢得了11%的选票。但如果美国强力进入巴主权领土,情况将迅速改变——伊斯兰激进主义潮流将横扫巴基斯坦,核武器落入基地手中。

当然,并不是每个巴基斯坦人都认为,一旦阿富汗在将来某个时候反对巴基斯坦,有一张“塔利班牌”在巴基斯坦手中是一件坏事。巴一直没有忘记的是,苏联曾经在阿富汗停止军事行动并退出古奥克斯斯河河谷,美国便对该地区失去了兴趣,抽身离开,留下的是一片混乱。

虽然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有求于巴基斯坦,但对巴国内的“不民主”打心眼里看不顺眼,这从美国对巴基斯坦两个邻国的态度中便能看出来。由于与印度“理念相同”,布什政府在今年3月决定扩大与印度的民用核能合作,却坚决不给予巴基斯坦同样的待遇;2006年6月,美国又因巴基斯坦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没达标,削减了对巴3.5亿美元的援助。

在华盛顿看来,一旦穆沙拉夫从权力的巅峰跌落,肯定会有合适的继任者从军队内崛起取而代之。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肯定还会有具有高超政治智慧和技巧的人,没必要老是指望一个人如何如何。”他以埃及为例,指出在萨达特被暗杀后,穆巴拉克成为埃及总统,迄今执政已长达21年。“美国在历史上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巴基斯坦的盟友,但当美国需要巴基斯坦帮助的时候,它没有一次靠得住。”同样,美国对于穆氏也是如此,除了对巴援助与反恐努力挂钩,美国甚至绕过穆氏直接与巴军方将领接触。对穆沙拉夫来说,美国只是三心二意的朋友。

### 四面楚歌的穆沙拉夫

人们常说巴基斯坦的政治权力来自三个“A”:安拉(Allah)、军队(Army)和美国(America)的支持。而巴军方及三军情报局的最高层都有伊斯兰主义者,更不用说,他们曾是塔利班的创建者和主要支持者。这一事实可能已经让政府与宗教势力摊牌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由于巴基斯坦是仅有的两个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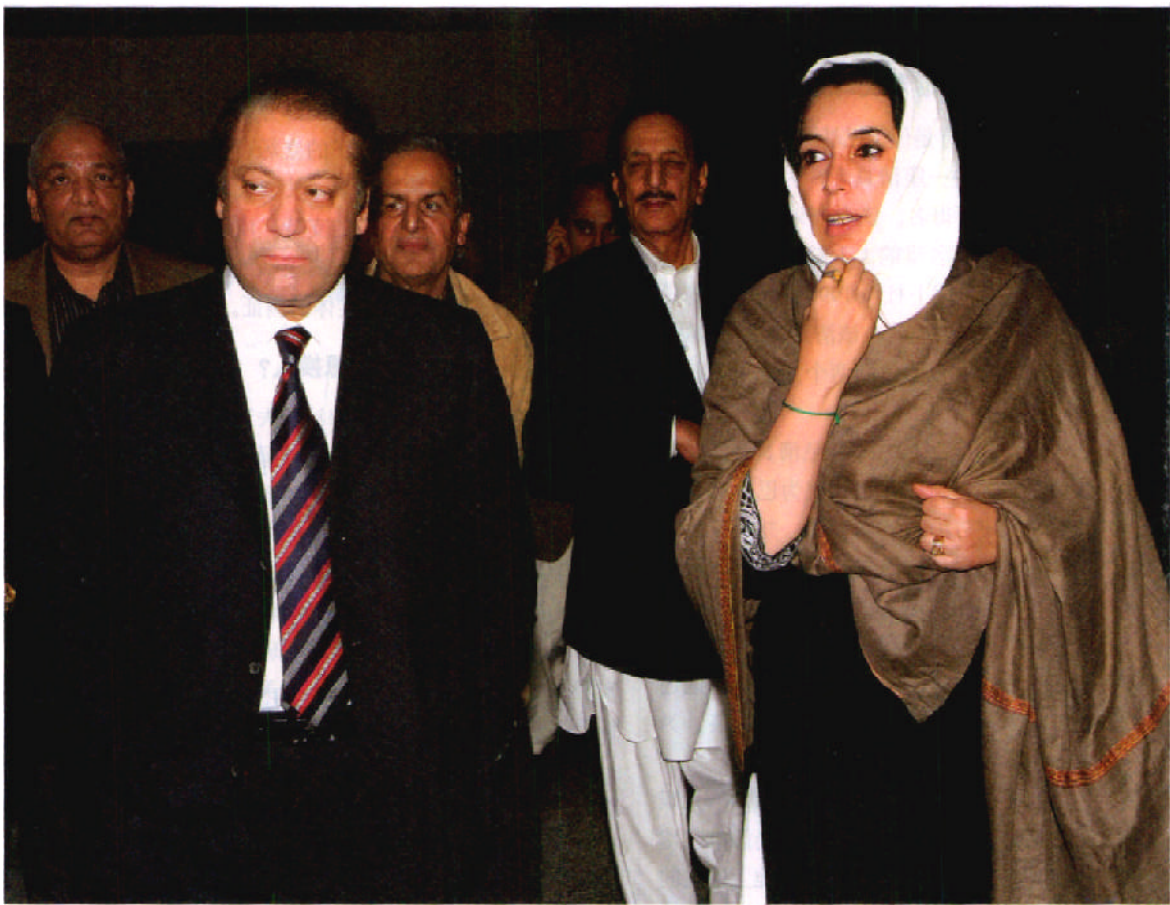
所以一直以来穆沙拉夫被置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但他最终坚决站在美国一边的做法拯救了自己。然而,在接下来的6年中,穆沙拉夫一直试图左右逢源,既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野兔一起跑,又和美国的猎狗一起追。

穆沙拉夫政变上台后曾对减贫和反腐夸下海口,但在今年夏天,最糟糕的是小麦、食糖紧缺和最高的通货膨胀,其中面粉的价格上涨了20%以上。在反腐上,在透明国际的反腐败印象指数中,巴基斯坦2001年排名是第79位,到2006年却下降到142位,是整个排名的倒数第22位。穆沙拉夫将军在8年的执政时间内挥霍尽了他的民意支持,巴国内的专业人士、普通市民甚至一些军方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厌倦了他的统治。

正因为如此,巴总统、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不得不在11月3日“先下手为强”,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并同时颁布了一项临时宪法令。随后,巴警方包围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和其他几名法官被解职,为他的连任扫清障碍。但即使是穆氏一手安排的最高法院法官在11月23日确认10月6日总统选举资格合法的同时,还是裁定穆氏在宣誓就任下一届总统之前必须辞去军职。这样,执掌军权将近10年的穆沙拉夫不得不在11月28日脱去他的“第二层皮肤”——军装,把将军权正式交给了巴军方二号人物,前情报部门负责人基亚尼。

尽管穆氏11月29日顺利连任巴总统,但人民党终身主席贝·布托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回国,对一度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穆沙拉夫构成最严峻的威胁。

流亡国外8年的前总理贝·布托于10月18日回国。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在国内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她虽然流亡海外多年,但仍是巴基斯坦强势的政治人物,是巴议会



12月4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和谢里夫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势力最大的反对党。而且美国和英国也非常支持贝·布托重返巴政坛。美国想使穆沙拉夫与亲西方的人民党结盟,实现穆沙拉夫和贝·布托的携手。贝·布托人称“铁蝴蝶”,她外表如蝴蝶般美丽,内心却比钢铁还坚强。7月底,穆沙拉夫亲自飞往阿联酋与贝·布托会晤,直到巴总统选举的前两天的晚上,双方才达成“权力分享”第一阶段的协议,其原因是布托的“要价太高”。贝·布托除了要求穆沙拉夫不以军职身份当选总统、撤销对她“腐败”问题的指控外,还包括修改宪法中关于总统可以解除总理职务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同时撤消宪法中关于总理不能担任第三个任期的限制。可以说,穆布协议只是双方新斗争的起点。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穆沙拉夫最终和她达成协议。毫无疑问,暂时支持穆氏连任以分享权力后的布托今后会向他步步进逼。

9月10日,流亡沙特7年之久的另一位前总理谢里夫飞回巴基斯坦,但在机场降落后,谢里夫即被警方以腐败和非法洗钱的罪名拘捕,仅4小时后就再度被驱逐返回沙特。

而据巴最高法院8月23日的裁定,谢里夫回国的“权利不可剥夺”,政府不应以任何方式阻止他回国。11月25日,谢里夫第二次回国,并积极参选1月8日的议会选举。

可以说,穆氏现在是四面楚歌。如果穆氏顺应时势,接受自己开始逐步走向弱势的现实,最终他也许会体面地解甲归田,巴国则会顺利地过渡到完全的文官统治。在当选的第二天,穆沙拉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独家采访时称,如明年1月8日的选举导致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局面,他可能会考虑辞去总统职务。相反,如果穆氏继续依靠军队逆势而动,巴政坛将持续两派对峙格局,陷入人民党和穆盟谢派等传统民主派政党、宗教政党以及最高法院等的多方面夹击之中,其统治势必最终难以维持长久。更进一步地,如果在民众对其不满持续高涨,甚至威胁到军方的信誉及领导地位情况下,穆沙拉夫的军中亲信将领如被迫出面对他逼宫,这对他来说,就是再糟糕不过的情况了,此时这位强人的命运也就太难以巨测了。■

(责编 许妮)